

姚雪垠文集

《李自成》第八卷



崇祯皇帝之死

8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姚雪垠文集

8

《李自成》第八卷 崇祯皇帝之死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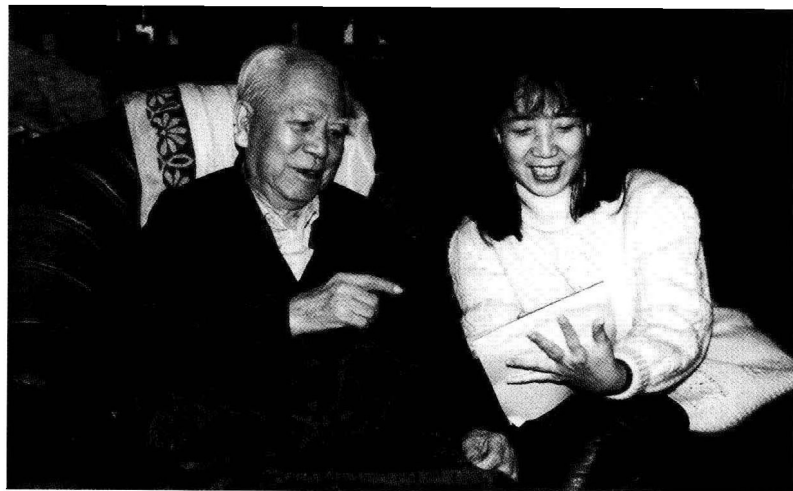
姚雪垠文集.第8卷/姚雪垠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
ISBN 978-7-02-008126-4

I. ①姚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姚雪垠(1910~1999)
—文集②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2303号





病中与助手许建辉交谈《李自成》第四、五卷。(1997)

正是丁年辞蕉熾銀灯白髮醉
 顏紅幸無每飯三遺夫尚有
 平生百練功手底橫斜艱首
 字心頭起伏馬蹄風壯懷常
 佐羹鷄舞寒夜熬閔閔上鍾

武澤天
 七九年三月 姚雪垠 本旧作

夏日
 日日兼頭揮汗雨，筆端雲吼果房危。
 任多實戰思方壯，看破浮名意自平。
 曉色才宮迎日浪，午荷滿院落蟬聲。
 檣前倘有低平道，注目遙江賞晚晴。

承之亦主用如日多行也
 七九年三月 會澤

为友人书写的七律条幅，反映了创作《李自成》的艰辛。



通山“《李自成》学术讨论会”。(1985)



与秦牧等在香港。(1985)



与香港青年座谈。(1985)



妻子王梅彩协助工作。《李自成》第二、三卷部分书稿和论文都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。(1978)



与病中的妻子王梅彩。(1990)

本卷内容提要

崇祯十六年九月,义军在郟县大败孙传庭。十月初六,攻破潼关;十一日,进入西安;遂定国号为大顺,改西安为长安,并决定改崇祯十七年为永昌元年。

十六年冬,李自成在米脂祭罢祖宗,返回长安后,立即准备东征。十二月二十日,刘宗敏以提营首总将军的身份率队先行。十七年正月初三,李自成亲率大军渡黄河,入山西,破太原,过大同,一路所向披靡。抵居庸关时,总兵唐通不战而降,义军遂于三月十七日顺利抵达北京城下。当义军进逼之初,崇祯曾考虑逃往南京,因部分大臣反对而未果,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。即将破城时刻,他仍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,但很快破灭,不得不在煤山自尽。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踌躇满志地进入北京。

住进紫禁城后,李自成纳窦氏为妃。此时群臣忙于“劝进”和演习登极大典的礼仪;刘宗敏用酷刑向明朝的勋戚、官员们追赃;大顺军进京后纪律迅速败坏,城内不断发生抢劫、强奸案;于是谣言纷起,人们对大顺政权日益不满。四月初四,就在群臣正式演礼的一天,传来了吴三桂拒绝招降的消息……

目 录

甲申初春(第一——五章)	(1)
梦江南(第六——九章)	(122)
北京! 北京!(第十——十五章)	(192)
崇祯皇帝之死(第十六——十七章)	(343)
李自成在武英殿(第十八——二十二章)	(408)

甲申初春*

第一章

在李自成去米脂祭祖期间,各种重要朝政和各地重要军情不断地通过驿站或派出专使飞速送往“行在”,而他沿途不管停留在什么地方,都要批阅许多从长安来的文书。凡是需要中央各政府马上遵照他的批示办理的,立刻将批阅过的文书发还。有些照例的公事,他本来可以不用亲自去管,由中央主管衙门以他的名义办理就是了,可是他也要亲自批阅。例如颁布明年的历书,也就是人们所说的“甲申历”,本来由钦天监推算议定,再由政府颁行就可以了,但他也要在颁布前亲自看看。在封建社会,每年冬季用皇帝

* 甲申初春——崇祯十五年秋,洪水淹没开封后,李自成决定另找一个立足地,遂于十二月初攻入襄阳。翌年三月,李自成亲往樊城,杀了罗汝才。从此各路义军远避李自成,不敢再同他合作。五月,他改襄阳为襄京,成立临时中央政府,国号“新顺”。八月,明督师孙传庭在崇祯屡诏切责下,率兵出潼关。义军不断以弱兵诱敌;孙传庭因“胜”而骄,逐渐陷入包围,并被截断粮道。九月,义军于郟县大败明军,孙传庭率残卒逃回潼关。河南总兵陈永福投降。十月初六日,义军攻破潼关,孙传庭死于乱军中。十一日,李自成进入西安。遂定国号为“大顺”,改西安为长安,并健全了中央政府。十一月月中旬,李自成回米脂祭祖。以上内容未及详写,有些情节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以插叙、倒叙的方式出现;而本卷则从十二月中下旬写起,很快进入崇祯十七年春天的场景。

的名义颁布历书，俗称皇历。一国之内颁布皇历是皇帝的特权，是皇权的象征。虽然他暂时还未称帝，实际上却是皇帝的身份，只欠正式登极罢了。所以，他十一月下旬在去米脂的路上得到已经刻印好的“甲申历”，十分高兴，竟然不顾鞍马劳顿，在灯下从头到尾翻阅一遍。他望着黄纸书笺《大顺钦颁永昌元年甲申岁皇历》一行红字，一种初掌皇权的喜悦和兴奋之情，充满心头，不觉为之陶醉。

各路大规模的和规模的军事活动仍在积极进行。他离开长安去米脂期间，新朝廷的全部机器依然继续装配部件，依然日夜不停地依照着他的意志运转。人们看见李自成不断筹划军事，所向贺捷，已经称得上武功烜赫，夺取天下的胜利为期不远了。而且也看见他关心朝政，留心文字。单看他到了西安之后，于戎马倥偬之中举行考试，修学校，征逸才，举贤能，定服色，改官制，直到颁布皇历，等等，样样举措无不显得这新朝廷正在锐意除旧布新，要不了几年必将文治彪炳，追踪盛唐。在他进入西安以后的短短两个月中，关中士民除极少数被他严厉惩治的大乡宦、大贪官、大恶霸之家以外，几乎是人人都对他怀着真正的崇敬和期望，认为他果然是创业之君。一般老百姓尤其说他是真命天子。

当他从米脂回到长安时，刘宗敏、牛金星、宋献策，迎接在一百里以外，面奏了军事和朝廷的各种大事。田见秀等大将率领地位较高的文武群臣，都到三十里以外接驾。其余文武官员和士绅，也有千人以上，跪在城外接驾。

李自成骑着乌龙驹，缓辔徐行。前边有仪仗与器乐前导，香炉中烧着檀香，轻烟氤氲，香满通衢。一个武士骑着高头大马，擎着一把黄伞，走在他的前面。通往宫中去的路上，街道都早已扒宽了，整修平了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而且铺了黄沙。因为皇上要从这些街道回宫，沿路都净了街，断了行人。当然也有父老们想看一看他们，就跪在街边，伏下身去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对着这种隆重接驾的情形，李自成在马上忽然想到在商洛山中被围困的日子，有一天他害病还没有完全好，骑马出来，将士们、义勇和穷苦百姓们如何拉着他的马头，密密地围着他。大家看见他大病初愈，围着他欢呼、跳跃，流着眼泪。这情形忽然回到他的心头，可是又分明过去很远了。他又不由得想起进洛阳时的情况，当时也算是很威风的，但怎能和今日的气派相比？今日这般景象，他知道在书中就叫做“出入警蹕”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从他十几年艰苦转战中得来的。唉！来之不易呀。

忽然他的心思又被眼前的景色激动起来，感到很不平静。他不由得考虑到，一部分东征大军已经开始从韩城一带渡过黄河。李过已经过河了，刘宗敏也要很快动身，他自己将随后启程。想到山西空虚，一路会胜利前进，在北京登极的事不会很久。千秋大业，如今分明已经出现在眼前了。虽然北京他没有去过，可是关于北京内城、外城、皇城、紫禁城，各种说法他听得十分熟悉。他认为，将来的长安城，一定要修得比北京更好，要恢复盛唐的规模。这里有山有水，什么样的花园都可以修建得如同天上一般。他在马上留意看着已经扒宽的街道，一种更雄伟的规划浮现在他的心头。

到了午门，他从马上下来，命百官各回衙门办事，丞相、军师、汝侯刘宗敏，今晚一更以后入宫议事。

一更刚过，刘宗敏、牛金星和宋献策遵旨来到宫中。李自成已经坐在便殿的暖阁中，一边批阅文书，一边等候他们。大家向李自成叩头行礼之后，坐下议事。朝中大事，李自成在回长安的旅途上不断地得到禀奏。尤其是刘宗敏和牛、宋二人，迎接在百里之外，又向他面奏了各种大事，他都十分清楚。所以今晚的会议一开始，他就向刘宗敏问道：

“你已经决定在近几天动身么？”

刘宗敏回答说：“本月二十日是黄道吉日，已经同军师和牛丞相商定，二十日从长安动身。东征的人马，如今都集中在韩城一带待命。少数部队，已经分三路渡过黄河。补之从米脂护驾回来，到蒲城时，皇上命他不必回到长安，他就从蒲城转路向东，先到韩城。他是先锋主将，想来会连夜赶路，如今说不定已经从韩城一带过河了。”

李自成转向牛金星和宋献策说道：“你们替捷轩拟好的檄文，几天前我已经在路上看了。还需要改动么？”

那檄文稿是宋献策同他的一位幕僚拟就的。听到李自成询问，他赶快恭敬地站起来，回答说：

“那稿子是经臣反复推敲，也请牛丞相与汝侯看过，然后才上奏御前。只是这是第一道东征的檄文，关系极其重大，所以必须等候皇上亲自斟酌，御笔改定，方敢刻版印刷。”

李自成轻轻点头，从御案上拿起文稿，交给军师，说道：

“如今我们在一起斟酌斟酌。好，你坐下慢慢念一遍，我们大家细心地听，看有没有需要改的地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，双手捧起缮写工整的檄文稿，用带着豫东口音的腔调，念道：

“大顺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……”

李自成向大家含笑问道：“给捷轩这样的官衔如何？这官衔要载到史册上的，你们再斟酌一下。启东你熟悉历代典章制度，这官衔有不妥当的地方么？”

牛金星恭敬地站起来说道：“汝侯此次出征，为大顺朝夺取北京，建立万世宏业，至为重要。所以这官衔名号，必将载入史册，垂至千古。臣等遵照皇上离开长安之前的面谕，几经研究，商定这个称号，并经陛下批示同意。虽说前代无此名号，但我朝隆兴，对前代有因有革，前代所无者不妨新创。臣以为这官衔并无不妥，可以不必再改。”说毕坐下，等候李自成说话。

宋献策站起来接着说：“臣以为汝侯这一官衔很好，不需再改。起初臣等商议，用‘大顺钦命提营首总将军’这几个字，皇上用朱笔圈去‘钦命’二字，改为‘倡议’二字，臣等方感到自己识见太浅，深佩皇上天纵英明，识见过人……”

李自成笑着说：“这也算不得多么英明。我只是想着，如今还没有打进北京，诛灭明朝，这‘倡议’二字还不能丢掉。等到了北京，举行了登极大典之后，再改用‘钦命’二字不迟。好，献策，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宋献策接着说道：“汝侯在老八队原有总哨之称，直到近来将士们还习惯地称他为总哨刘爷，表示又尊敬又亲切之意。现在局面变了，倘若仍用总哨二字，一来不雅，二来这气派也太小了。如今捷轩已经封侯，代皇上率领东征的全部人马，用‘提营’二字比较恰当，提营的意思就是提督各营。本来应统称作提营大将军，可是皇上说过，几年内不要设大将军这个名号，所以臣等商量用首总将军名号，实际职同大将军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罗汝才原来封为大将军，几个月前已经被斩，我们当然不用大将军这个名号。”

李自成点头说：“我的意思也只是说几年之内不要再用。如今虽然决定用提营首总将军这个称号，可是将士们倘若感觉不顺口，不习惯，愿意称捷轩大将军也不要禁止，只是各种文书上不用罢了。关防已经制就了么？”

宋献策说：“今晚在御前决定之后，明日就可以铸成。臣等商量，关防虽是临时凭信，但将军之位甚尊，可以银质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然后说道：“你将檄文念一遍，如没有改动之处，就连夜发下去，赶快刻版。要多印一些，务使沿路各府州县，官绅百姓家喻户晓。你坐下念吧，一字一句地念，念清楚一点。”

宋献策坐下去，重新捧起檄文稿子，从头念道：

大顺倡义提督首总将军为奉命征讨事：自古帝王兴废，民兆于心。嗟尔明朝，大数已终。严刑重敛，民不堪命。诞我圣主，体仁好生。义旗一举，海宇归心。渡河南而削平豫楚，入关西而席卷三秦。安官抚民，设将防边，大业已定。止有晋燕，久困汤火，不忍坐视，故特遣本首总，于本月二十日，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，分路进兵为前锋。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，所过秋毫无犯。我为先牌谕文武官等，审时度势，献城纳印，早图爵禄。如执迷相拒，许尔绅民缚献，不惟倍赏，且保各处生灵。如官民共抗，兵至城破，玉石不分，悔之何及！

后边日期写道：大顺癸未十二月×日。这稿头日期没有写，等将来印成之后，用朱笔填进去。显然已经不再用崇祯年号，而只用干支纪年。

李自成听了以后，又接过稿子看了看，微笑点头，提起朱笔，在稿子后边的上方，写一个“可”字，交还军师。向牛金星问道：

“那北伐诏书的稿子，可拟好了么？”

牛金星站起来回答说：“陛下的北伐诏书稿子，臣吩咐几个文臣已经拟就。今日与文臣们又讨论了一遍，改动了几个字，明日早晨即可以送进宫来。那诏书将在元旦颁布，尚有二十多天，所以陛下有时间从容斟酌。”

李自成点点头，示意牛金星坐下，又转向宋献策问道：“那一通北伐誓师的文告，我已经在路上看了。捷轩从长安出征的时候，这文告也要刻版印出，通告全军上下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臣等认为，此次东征是皇上御驾亲征，汝侯只是先行十余日，所以不须行遣将礼。汝侯到了韩城以后，可招集诸将，代皇上行誓师礼，宣布文告，然后大军分路过河。至于已经过了河的将领，不必回到韩城，只要就地举行誓师，向部下宣布皇上的誓师文告即可。”

牛金星接着说：“此次皇上出征与往日不同。此是最后一仗，

直捣燕京，一举而灭亡明朝。燕京一破，陛下登极，传檄天下，江南可不经大战而次第戡定，所以东征全军誓师，必须隆重举行。”

李自成心中兴奋，自己从御案上拿起了文告的稿子，重新细看。看到一半时候，忽然念出声来：

……不穀以渺渺之身，起自银川，兵威所至，壶浆竞迎。兹者三秦底定，定国关中；兴师东渡，直捣燕京。指日戈归牧野，马放华阳，长安定鼎。与万民同登衽席，岂不休哉！

凡尔将士，共宜各舒忠愤，用集厥功。其有摧锋陷阵，勤劳懋著之士，裂土分茅，锡之带砺。其或奸宄携贰，及傲狠违令者，国有常刑，法将难贷。

凡尔将士，共喻此意，勿焚我庐舍，勿虐我黎民。惟今约誓，其各勉旃。

李自成念毕文告，点点头，用朱笔批一“可”字，随即向刘宗敏说道：

“我本来很想立刻率领大军东征，同你一起渡河。可是长安还有许多事情要办，你先走吧。按照既定方略，你替我提督各营，扫荡三晋。我们在平阳见面，一起从太原北上，从大同往东，入居庸关到北京城下。我们自从起义至今，转战十六年，马上就要攻克北京，大功告成。”

刘宗敏说：“明朝在山西的兵力空虚，到太原不会遇到大战。倘若一路顺利，不耽搁时间，看来三月初十左右，可以到北京城下。我如今担心的只有一件事……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你担心的是什么？”

刘宗敏接着说：“会不会崇祯往南京逃跑？这可说不定。要是他逃往南京，事情就有些麻烦。”

宋献策说：“只要我们进军神速，崇祯就来不及逃往江南，下一步收拾江南就迅速多了。”

牛金星说道：“从前朝古代来看，一国皇帝逃往别处，名叫蒙尘。唐朝皇上就两次逃出长安，元顺帝也是逃走的。所以为今之计，只有进军越快越好。崇祯想逃往江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李自成说道：“我想，崇祯顾虑很多，未必会轻易逃出北京。只要我大军进兵迅速，等他决定逃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”

宋献策紧接着说：“何况我军已经陆续进驻山东，截断了运河。董学礼投降陛下之后，陛下将他由副将升为总兵，正准备护送武愷前往淮阴等处。崇祯听到山东、淮北局势已变，必不敢逃往南京。除非从海上逃走，料他不敢冒这种风波之险。”

李自成问道：“这个武愷如何？”

牛金星回答说：“武愷是进士出身，在明朝虽无显要地位，可是也有一些名气。派他做淮阴一带的防御使，仰赖陛下声威，向地方军民宣布新朝政令，必能收拾那一带的混乱局面。日后下江南的事，并不靠他。只等北京一破，崇祯亡国，陛下命一上将，率军南下，并差一重臣随兵前往，江南可传檄而定。”

李自成笑着说道：“平定江南之后，下一步就该派大军出山海关，收拾辽东多年来的混乱局面了。”

从米脂回来以后，李自成在牛金星等大臣的辅佐下，处理军国大事，每日起得很早，睡得很晚。其执事之勤，连一向对他怀有成见的关中士绅，也不能不改变看法，认为他确实像一位开国皇帝。

如今离新年不到一个月了。许多事情都要忖度制定，都要从明年元旦开始实行。所以他在东征之前，留在西安这段时间，特别忙碌。按照战国以来所谓“五德终始”的迷信思想，将大顺朝定为水德王，服色尚蓝。文官的补子以云为饰，一品一朵，直到九品九朵。如今已是腊月，关于建国改元、颁布历书、改易衣服的颜色，都必须由礼政府遵制宣告各地军民，好从甲申元旦起，一起遵行。还有一件大事，是应该由礼政府宣布的。避讳的字，凡是犯了他的三